

今屆香港書展，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帶來新書《一日三秋》，以視像形式出席了讀者講座。在視像鏡頭前，他再次以家鄉河南話朗讀了一段書中的段落，讀到六叔的畫，讀到畫中的仙女花二娘，她來到劉震雲無數次書寫過的家鄉延津，到人們的夢裏找笑話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這是劉震雲第三次來到香港書展。他始終記得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時，有個環節是讓作者以母語讀一段自己的書：「我喜歡觀察來自不同地方的華語作者是如何朗讀自己作品的，有些方言我聽不懂，但會有特別的風味。」後來，他也將這一活動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進行推廣，於是每次的朗讀，都會勾起他對香港書展獨特的回憶與感情。

寫作不能得心應手

笑話，是《一日三秋》的主要元素。劉震雲說，喜劇的底色會是悲劇，悲劇的底色會是喜劇，書中的花二娘在延津人夢裏找笑話，說得好會把她逗笑，說得不好便會要背花二娘去喝一碗胡辣湯，繼而會被變成山的花二娘壓死。《一日三秋》呈現的聊齋式魔幻色彩，是劉震雲以往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所罕見的。

和以往的《一地雞毛》《一句頂一萬句》等作品不同，《一日三秋》除了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還寫了人與神明、傳說、動物、歷史之間的關係。這本書中，延津人的日常與超現實的虛幻交織在一起，作家打破了現實的壁壘——「把人寫活了，死人也寫活了」。從笑話寫到一個人、一群人、一個地域與歷史的關係，幽默的表徵之下，劉震雲仍是探索着悲劇與喜劇的模糊界限：「我的作品讓人笑，但他們笑了之後，也會有點不好意思。如果幽默只是幽默，就成了耍嘴皮子；幽默的背後，可能有更重要的現實和歷史原因。」

「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」——劉震雲這樣形容自己寫作這本書的狀態。「某種程度上講，我仍是初學的寫作者。」他坦言寫作者最可怕的事是重複自己，因此有意追求完全不同的書寫方向。有時寫到得心應手，他反而會有所猶疑，甚至不再繼續。「寫作遇到困難並不是壞事，反而是希望，真正好的寫作者，應該是處於『自己無法判定寫得好與壞』的狀態裏創作，應該永遠做一個初學的寫作者，任何獎項與外界的肯定，都無法動搖這個身份。」

參加綜藝體驗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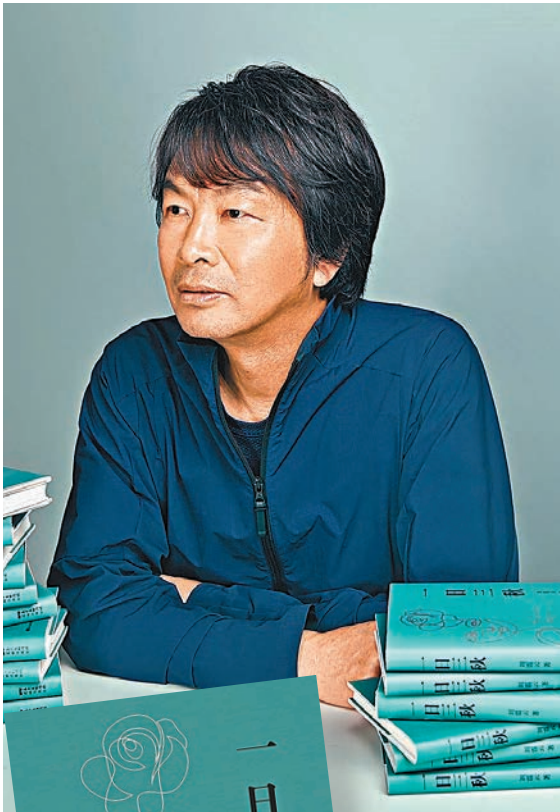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劉震雲參加了內地真人秀《嚮往的生活》，因在節目中表現出的文人睿智和幽默的說話藝術大獲年輕觀眾喜愛，意外走紅「出圈」。劉震雲自己也意想不到：「我只想體驗一下這種生活，可能我太隨意了，但沒想到這種隨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」不過，他也調侃道：「我可能出圈了，但文學還沒出圈。」

在他眼中，綜藝節目的出現就像當年的電視機，對現代社會有很大衝擊。「這個節目做到第六季，我想知道它為什麼這麼受歡迎，它不像電影、小說有緊湊的情節，僅僅是鬆散、隨意的清談就有很多人愛看，這背後一定有它的哲學道理。」

他認為真人秀給他一段「不熟悉的生活」體驗，這對於作家而言很關鍵。他的作品《手機》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》無一不是緊緊跟隨時代與生活的轉變，任何一段生活，都可以成為他觀察時代的窗口。「作家的進步在於他的思想、認識是否能夠到達新的境界，在這世界上，沒有人缺乏生活，缺乏的是思索。」

我仍是初學的寫作者

劉震雲



◆著名作家劉震雲

成為和創造介入者

劉震雲說：「生活是撲面而來的，有的時候，生活甚至會倒逼你。」無論是現實主義作品、超現實主義作品、魔幻現實主義作品，都是生成於現實，但劉震雲也強調，文學應當高於現實：「如果文學僅是生活的反映，其存在必要性是值得懷疑的。我常說『生活停止的地方，文學出現了』，文學的底色是哲學，但文學並不等於哲學。如果哲學是為了把這世界說明白，那麼文學恰恰不管那些能說明白的事，而是關心那些無法說明白的事，比如感情，比如人性。」

在文學高於現實的部分，考察的其實是作者的介入。劉震雲的故鄉延津位於河南省北部、黃河北岸，黃河曾流經延津，但後來改道，給延津留下的只有鹽鹼、黃沙。但當劉震雲介入關於延津的現實，他創造出了一個與現實中有重疊也有區別的故鄉。劉震雲說：「一些讀過《一句頂一萬句》的讀者去到延津，從東走到西，從南走到北，卻找不到書中那條奔騰洶湧的津河。其實，延津並沒有河流。」他也講到在《一日三秋》中所創造的介入者角色花二娘，她的到來引發了延津的「量子糾纏」：「介入者的出現激活了無數的延津因素和因子，令諸多因子發生量子糾纏，再使延津與世界發生了聯繫。」



◆早前的香港書展上，劉震雲以視像形式與讀者見面。

直視死亡的訓練

木皿泉作為一對夫婦和泉務及妻鹿年季子的共同筆名，一向在日劇界是質素的保證，難得的是他們有餘力在小說界同樣可以撰作名篇。《漣漪的夜晚》是他們於2018年的作品，今天拿上來仍令人愛不釋手。

那其實是一本死亡直視書，透過主角那須美的死一事（壯年便因癌症離世），逐漸去展示她一生的牽連足跡，好像來一次生死檢閱般。書名的《漣漪》，正是以她逝世之夜為觸發點，然後透過準備喪事的過程，再逐一由近至遠去展示她一點一滴的印象——在不同人的心目中。最初可能有一點沉重，但隨著死亡成為既成事實，以及不同人與主角的已知或未知的聯繫及秘密逐步披露，調子開始上揚，很明顯到後來就是借他人之死，去喚醒及鼓動各人心中去重生的一種設計安排。

直視死亡之意，除了屬情節上的主軸外，更重要的是一種宗教性的安排——讀者好像與那須美同步，去經歷一次中陰身的歷程。我的意思並非作者以她的鬼眼角度去注目死後的一切，而是在內容的鋪排上，作者正是等待她的逝去，然後由不同人的出沒（包括以前在東京背叛她而一直不敢再會的同事），均一一出場且重組那須美的一生面貌。簡言之，就好像在中陰身階段，以每七天一個循環的設定，去重審回顧自己的一

生；即若在西方，也恍如《靈魂奇遇記》（Soul, 2020）般，死後在學堂中先重新檢視自己的一生，才可以好好裝備自己去走下一次的旅程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也可視之為一次預演——即一旦將來離世，希望會以何面貌及形式，留痕在他人心中。

對我來說，那須美的著墨，往往教我兩人有在夫子自道的錯覺。她於壯年忽驗出患上頑疾，就如妻鹿年季子曾在事業一帆風順時，因抑鬱病發已令人生節奏出現大逆轉。此外，那須美的正直敢言，曾為公司裏的新人由香里出頭，對上司揮上老拳。原委是上司與由香里外遇，之後為了確保自己的家庭不受影響，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於醫院裏拿掉兩人的孩子。儘管由香里沒有拜託那須美出頭，她因正義感的執持，於是按捺不住出手，而對方也沒有手下留情，立即還手還把她的牙齒打掉。更為甚者，在眾人面前因為由香里不敢公開關係，於是那須美反而成為了理虧癡癲的一人。以上的情節本身就是螳臂當車的演繹，但現實中也是木皿泉的活生生寫照。在中文版序言中，妻鹿年季子便交代曾在編劇出道之時，因有連續劇抄襲自己的得獎作品，於是向電視台作出控訴，提出法律訴訟。很明顯那是把自己置身險境的決定，因為極可能自始便會被業

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《漣漪的夜晚》
作者：木皿泉
出版社：悅知文化

界封殺，幸好有心人較惡人多，還是有不少同道中人在暗地裏幫助她，於是才可以一直屹立不倒下去。

我相信那就是直視死亡的動力來源，無悔無愧活過一生，相信正是木皿泉注入的關鍵信息，也正因如此，才可以離苦得樂——而所謂無愧，不代表沒有犯錯又或是一生沒有謊言。我覺得小說中有一細節寫得特別令自己動容，那就是那須美在少女時期曾經與同學清二打算出走，但結果卻沒有赴約，表面上的解釋是當天要在家幫忙，但實際原因竟然要透過清二妻子的觀察才可識破：因為那須美不是清二當時最喜歡的，他最喜歡的是棒球；同時那須美說最喜歡，也不是對清二說，而是指自己的母親！人生就是要對自己誠實地活下去，儘管有時會對人撒謊，但只要從對方着想出發，也屬無傷大雅的選擇。

都付哲談中

作者：王偉雄、劉創稜
出版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本書是王偉雄、劉創稜兩位哲學教授十次筆談的真實紀錄，雖然沒有較量或爭勝的意味，但各自全力以赴、有攻有守，以澄清和論證自己的見解。書中討論的大問題，有一些即使看來不那麼哲學，但在討論過程中顯示了哲學的面向。對話形式更令讀者很自然產生「怎麼我以前想不到」、「原來這麼想會有漏洞」、「如果是我該怎麼反駁」等的反應，間接邀請了讀者參與論辯。隨著兩位哲學教授一步步鑽進大問題裏，讀者可以見識到哲學思辨的多元視角與深度，甚至有撥開雲霧之感。

逆思維

作者：亞當·格蘭特
譯者：簡秀如
出版：平安文化



《給予：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》暢銷作家、「正向心理學」權威亞當·格蘭特的重量級代表作。每個人都習慣以最舒適的方式思考，不願懷疑或挑戰自我，因為「質疑」會讓世界變得難以預期，甚至威脅到自我認同，於是，我們的成見不斷延續，聰明成為盲點，害怕改變的「順思維」讓我們選擇畫地自限。若想要突破自我限制，就必須建立「科學家」的「逆思維」，打破成規，大膽反思。不同於信仰堅定的「牧師」，或是巧舌如簧的「政客」，「科學家」不會讓自己的想法成為意識形態，也不會妄下定論，而是會讓問題帶領我們前進，關鍵不在於誰對誰錯，而是明白自己的欠缺與不足。

成為一個男人

作者：妮可·克勞斯
譯者：施清真
出版：啓明



與未來將至的災難，猶如緩緩燃燒逼近的大火，營造出隱然不安的氣氛，藉此觸碰到情感關係中的溫柔與暴力。

透明的螺旋

作者：東野圭吾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千葉海上漂浮着一具男性遺體，死者上辻亮太幾天前被通報失蹤，報案人是同居女友島內園香。奇怪的是，園香卻在報案後沒多久便下落不明，唯一的線索只有與園香一同行動的神秘繪本作家「朝日奈奈」。上辻生前惡名昭彰，除了層出不窮的職場糾紛，還經常對女友暴力相向，周遭無人不知，卻也無人敢插手。想從這樣的恐怖情人身邊逃離，任誰都會覺得情有可原，但為什麼上辻死了，園香還要逃？就在警方陷入瓶頸時，他們在朝日奈奈所著的繪本中，發現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——物理學家湯川學。這個極度理性又難搞的天才怎麼會與兒童繪本扯上關係？刑警的直覺告訴草薙，即使是再熟悉的人，也會有全然陌生的一面。也許湯川的意外捲入，是一條細如蜘蛛絲的線索——近乎透明，卻是最牢固，往往能牽扯出一個巨大而難以想像的真實……說到底，羈絆應該是什麼模樣？東野圭吾再次不着痕跡地讓我們看見，在羈絆之中，在愛之前，連科學也不禁柔軟，甚至甘願失算。

閱讀有你

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，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。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，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，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。題材隨意，風格不限，一經採用，小稿將獲刊登之餘，更有神秘禮物送上！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@gmail.com，主題請註明「閱讀有你」。

善用「國際標準書號」為讀者找書

到書店訂購圖書，習慣用作者和書名，請店員從書店的電腦系統查詢，有沒有存貨。有時遇到不太熟悉輸入法的店員，花很長時間忙完一大輪，都查不到準確信息，確實有點失望。筆者近年改變方法，在電話或網絡問詢時，先用書號查詢；到書店查詢時，則會用小紙條先寫上書號及圖書資料，如作者書名出版社出版年份。

舉例如下：林雪虹等編著：《香江茶事：追溯百年香港茶文化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22增訂版），書號【ISBN：9789888760602】。這樣店員只需準確鍵入「書號」十三位數字資料，便能快捷找到圖書的相關庫存情況。

國際標準書號系統廣為出版者、書商和圖書館採用，用作管理書籍資料。建議讀者訂購圖書時，可以善用書號。書號猶如每本圖書的身份證號碼。可更快精準確地識別到書本詳細出版資料。

讀者要注意有些書可能有三個書號（叢書、分叢書、本書書號），同一種書在不同國家地區出版會有不同的書號，不同的形式版本（如平裝和精裝，繁體版和簡體版）亦會有不同的書號，這些情況都是常見的。

◆文：晉士